

第十一回 彤管生花一時驚縣座 赤繩係美千里報師恩

詞曰：

彩毫有舌，吞吐霏霏玉屑。眉尚山尖，發才雲際，早已陽春白雪。

鸞須鳳結，天上香，豈許人間偷竊。急填烏鵲，引入藍橋，方成雙絕。

右調《柳梢青》

話說甘夢娘，聞知王知縣要她去見，到次日起來收拾了，頭上單一個包頭，身上穿一件青衣，抬了一乘小轎，母親田氏，放心不下，也抬了一乘轎子，同了進城。到得縣前，已是晌午，先將轎子歇在旁邊。甘福因知縣吩咐過隨到隨見，因走上堂來跪稟道：「昨蒙老爺鈞語，喚幼女甘夢，今已喚到稟見。」知縣聽見說到了，隨將堂事停起，閒人趕開。又叫原差，可帶刁直在堂下伺候。然後吩咐甘福，喚甘夢進來，甘福忙將甘夢的這乘轎子，撮到縣門前，方叫夢娘下了，走將進去。王知縣在公座上遠遠望去，早看見夢娘袅袅婷婷走上丹墀來，形影已翩翩然有仙子凌風之致。及走到當前，從從容容跪下。再定睛細看時，果然不妝不束，窄袖青衣，卻滿面容光飛舞，實實與眾不同。因和顏說道：「前日刁直捏送金釵，誑告你悔賴婚姻，本縣已審明與你無乾。但他慕你才貌，百般稱揚，況他家計也還富足，年才及壯，不知你為何執意不肯嫁他？」甘夢道：「非是犯女不肯嫁他，但思婦之從夫，終身仰望。婦若無才，已非淑女，何況鬚眉丈夫！若空戴儒冠，而一丁不識，豈非禽獸，豈非草木？犯女雖屬裙釵，職在中饋，尚慕古人名媛賢淑，日將彤管，從事詩書，安肯畫河洲之眉、擦琴瑟之鬢，而終身與不衣冠之禽獸，無香臭之草木為偶哉？」王知縣聽了，不禁笑將起來道：「你一個小小弱女，焉知刁直就一竅不通，你既不嫁刁直，卻思量要嫁何等之人？」甘夢道：「犯女村野生身，怎取妄思貴介。也不計貧富，也不論貴賤，也不問好醜，只要求老爺賜一題目，叫他與犯女對做。若是他有才，做的好似犯女，犯女即抱衾裯相從，亦所甘心。倘執筆攢眉，成章欲嘔，雖擁王侯之貴，以勢相加，有死而已，決難從命。老爺高義薄天，鴻恩蓋世，實不異犯女之父母，故吐露孩赤，以求垂憐，語近懇激，求父母老爺開恩勿罪。」此時刁直跪在階下，王知縣因看看刁直笑說道：「你聽得麼，你也考過童生，你又十分愛慕於她，待本縣出一題目，與你二人做著。或者許姻緣有分，造化到了，天助你做首好詩，也不見得。」知縣一面說，一面就吩咐書吏，取了兩張紙兩副筆硯給與二人，又自用兩條紙，寫了一樣兩個題目發與二人。甘夢展開一看，卻是《詠驢》，心下想道：「詠驢二字，雖喻譏刁直，然知縣亦以為花月之題，我們做慣，故特以此俗題相難，不知我再俗些也不怕。」因就在地上鋪開素紙，磨起墨來，也不起草，競信手半行半草，寫了兩首五言律詩。寫完，雙手捧了送與知縣，知縣見了，反吃一驚道：「怎倒做成了！」忙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詠驢

其一

賦體龐然大，居才只此蹄。
長鳴悲急策，穩步喜香泥。
蹇節王臣並，微勞犬馬齊。
漫誇千里志，百里且東西。

其二

於今稱賤物，借古立名高。
負夢過邯鄲，馱詩上灞橋。
倒騎思往事，笑墮憶前朝。
獨愧無他技，長為子厚嘲。

王知縣看了又看，不勝驚喜道：「如此俗題，做得風流香豔，又古又雅又敏捷，真才女也。若非今日領教，幾乎失敬，快請起來。」甘夢道：「父母老爺公堂之上，庶民弱女，自宜匍伏，安敢失禮，以損觀瞻。」知縣道：「你又無罪，此番考較，原屬事外。快快請起，重斯文也，於禮無礙。」

甘夢因叩一首，便走起來，立半邊。王知縣又問道：「你學詩，誰為師訓，這等高妙？」甘夢道：「山僻村女，何處執經問字？惟與家兄甘頤，朝夕吟詠耳。」王知縣聽了點頭道：「正是正是。汝才如此，則前日甘生員，為施宗師冠軍入學不虛矣。」沉吟半響，因又問道：「本縣還有兩個限韻的題目，一向無人下筆。我意欲試你一試，你能再構妙思否？」甘夢道：「犯女才雖譎劣，然父母老爺有命，安敢辭諉，伏乞命題。」

王知縣見甘夢不辭，因叫書吏取一張小幾，放在堂下，將筆硯移在上面。又命取一張紙，自寫了兩個題目，並寫了限韻，付與甘夢道：「你能再成二詩，便真要算是才女了。」

甘夢接了一看，見第一題是「夜月眠遲」，限屋、足、鹿、獨、宿五韻。第二題是「春妝待曉」，限溪、西、雞、齊、啼五韻。心下暗笑道：「此等題有甚難處，將來難人！」越要賣才，提起筆來，也不起草，竟如做現成的一般。沒一鍾茶時，早又做成兩首七信律詩，雙手捧了送與知縣。知縣接了，不知是曾做不曾做，轉不便開口。及展開一看，不期早已做得端端正正，因欣然而看。只見上寫著：

賦得夜月眠遲韻限屋足鹿獨宿

樓高光滿成銀屋，十二朱欄看不足。
盡道瑤天宮化蟾，豈知玉兔星躔鹿。
輪懸雲際弄清虛，影轉花梢破幽獨。
酒醒詩成欲四更，尚倚西簷不忍宿。
賦得春妝待曉韻限溪西雞齊啼

發滿肩如花滿溪，蘭膏香膩鏡台西。
額思桃風頻看蠟，髻想盤雲悄聽雞。
曙色未分釵玉亂，山痕先染黛螺齊。
高衾錦帳莫思睡，簾外已將嬌鳥啼。

王知縣看完，不勝喜悅，因對甘夢說道：「觀汝之才，大有三百之遺風，不愧七步之敏捷，李易安、謝道韞不足數也！自是金馬好逑、玉堂佳偶，安肯落於村夫之手？敬服敬服。」因叫刁直問道：「你做的詩怎麼了？」

刁直跪在旁邊，看見這些光景，拿著一張白紙，半字也說不出，只是連連叩頭。王知縣笑一笑道：「你這不知死活的奴才！你一個蛤蟆怎妄想天鵝？」因叫庫吏取出前日貯庫的金釵來，又說道：「田氏前已首到本縣，說你行賄他兒子，與宗師求情，又假此賴婚。據二事看來，有此贓物，本該問你一個徒罪才好。但念你臨審自吐真情，不曾圖賴，尚有可原。又有王老爺的書來，再三討情，故贓物入官，饒你的罪名，但痛責你二十個板子警戒將來。」因拔出四根籤來丟在地下，叫拿下去打。

眾皂隸聽見，忙吆喝一聲，竟湧上前來動手。刁直嚇得面如土色，只亂叫「老爺饒命。」甘夢看見，忙走到案前跪稟道：「刁直雖然有罪，然實係犯女姨母之子。父母老爺若為犯女責罰他，便恐親情成仇。敢求天恩饒恕。」王知縣聽了，方吩咐饒了。又戒斥道：「以後再敢放肆，本縣拿來，活活打死。趕出去罷。」刁直得了性命，往外飛跑。正是：

初時肆惡要傷人，及禍臨頭想脫身。
何不平心安本分，無榮無辱做淳民。

刁直趕了出來，王知縣又對甘夢說道：「本縣耳目不聰察，竟不知縣治之內，有甘姑如此之才美。若非今日，幾乎埋沒。但思巴縣，僻在一隅，人才有限，恐無甘姑之配。本縣敝座師有位公子，其貌有如衛玠，其才不減青蓮，青年又正與甘姑相當。他立志定要娶一才婦，故合郡宦家求婚，他俱不允。容本縣寫書差人去與二人作伐，方不負上天生才之心。」甘夢致謝道：「蒙老爺格外垂憐，不獨父母，又實天地矣。但願才真，他非所冀。」知縣道：「若非真才，本縣也不作此遠想了。」因命庫吏，取了一匹紅，即以金釵作花，與甘夢簪披了。又命一乘大轎，又命用八面彩旗，叫八個樂人，吹打著迎送了回去，也見得本縣有如此才美女子。

甘夢拜謝了，走出縣門，上了大轎，早有彩旗前列，鼓樂吹打著引路。甘福忙將田氏的轎子也抬了上來同走。一霎時轟傳本縣：橫黛村出了一個才女，都爭趕了來看，擁的人夾雜不開。正是：

等閒富貴不須驚，畢竟真才始有名。
試看裙釵一村女，題詩增卻許多榮。

甘夢迎送到家，賞了役人散去，方細細與母親說知做詩之事，並要與他座師公子為媒之事。田氏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你日日做這兩句詩詞，針線不拈，我還怪你。誰知今日，卻虧了這兩首詩，打動了官府，將一場大辱變做了一番大榮。但是我又有一慮。」甘夢道：「母親慮著何事？」田氏道：「我與你僻居於此，你的才美尚無人知道，止有表兄知道，便弄出這場事來。今經此一番，各處轟傳，定有勢欲來纏。你又不輕易許人，只怕正要多事哩。」甘夢道：「就是多事，卻也不礙。」母女正躊躇此事，不期到了次日，縣裡早發了一張告示來張掛。上寫著：

巴縣正堂王蔭為禁約事。

照得本縣橫黛村洗墨溪，甘生員有妹才女甘夢，與母田氏寡居於家，不許豪強倚勢勒娶，特此禁止。

倘犯此禁，定行拿究，即有良人君子，以禮聘求，亦須具呈稟明，本縣查訪定奪。若私相媒說，即係犯禁。特示。

田氏得了這張告示，掛在門前，方才放心不題。且說這王知縣，名字叫做王蔭，乃辛祭酒做部屬入簾時房裡中的。王蔭的卷子，大座師已不取，虧辛祭酒再三力薦，方才中了。故師生極稱為得意。一向知辛老師的兒子辛發是個才子，女兒辛古釵是個才女。女兒要求個才婿，兒子要求個才婦。雖然知道，卻無處可求，只得放開了。今忽見甘夢奇才，不覺打動他的心事，欲借此以報師恩。遂將甘夢做的四首詩，並親筆原稿，又將刁直圖賴婚姻之事，並甘夢面質之言，俱細細寫了一書。書末又寫：「此女實天下所無，古今所少。門生已極力為解慍世兄主盟，料無不可。但恨其兄甘頤，遊學在外，未有成言。今秋闈試定能報命。且此女亟稱其兄才美更勝，門生未見，不敢妄言。倘見後果如所言，再為荆燕世妹完姻，便是兩地奇緣，千秋佳話矣。先此報名，乞師台賜教，以為行止。外具不腆，聊以侑函。」書寫完，並詩封了，遣一個的當差人，叫他齎送至揚州府辛祭酒老爺衙中投遞，要討回書。

差人領了縣主之命，焉敢遲留，忙忙起身。走了兩月方到揚州，訪問著了辛衙，因將書札投入。是日辛祭酒正在後廳閒坐，接了來書，拆開細看。看見王知縣稱贊的甘夢，恰正是兒子要求甘頤的妹子，滿心歡喜道：「原來兩下不約同稱，卻是一人。由此看來，這甘夢才美果真無疑矣。」又見書末贊及甘頤，要為荆燕完姻，正合己意。甚是感念道：「這個門生，在老師面上，可真調用情矣。」因叫人請了小姐與相公來。不多時，二人都到了。辛祭酒因笑說道：「前日發兒要求甘頤妹子，我還恐是虛名。不期門生王蔭，在蜀中做知縣，見了此女才美，驚以為奇，不憚倨遠，特特差人來報知於我，叫我去求親。我只道又是一個，誰知看了名姓，恰恰正是甘頤的妹子，你道奇也不奇。」荆燕小姐道：「王知縣何以知此女才美？」辛祭酒因將甘夢當縣堂親筆做的四首詩，遞與她姐弟道：「你二人只看此四詩，便知此女之才。」辛小姐與辛解慍交換看完，辛小姐先歎羨說道：「孩兒常自誇詩才，不讓於人。誰知蜀中僻地有此才女，恰又有王知縣作伐，真吾弟之福也。父親不必再思，竟一意行聘為上。」辛解慍看了，直喜得滿身奇癢，抓耳揉腮。

辛祭酒又說道：「不獨此也，即節末甘頤之言亦非浪筆。」辛小姐道：「是則是矣，只求少緩。」辛祭酒聽了道：「我自自主意。」因叫人留來差住下候回書，一面又叫辛解慍寫字約了甘不朵來小敘。辛解慍忙寫字去約他不題。

且說甘頤雖然日有朋友詩酒往來，卻不是他的心事，要去了又割捨不得，仍住著又無滋味。朝夕只對著黎青咨嗟歎息。

這日正打帳題詩寄懷，忽見辛解慍有字來約他去閒敘，因問黎青道：「此何意也？」黎青道：「數日不面，今無故來招，定是又生枝節，大都好意居多。」甘頤聽了欣然道：「若生好枝節，回來請你謝你。」黎青笑道：「不許說謊。」大家笑笑。

甘頤與辛解慍是熟朋友，不論早晚，遂一徑走來，辛解慍接著。此時已過了年，紅藥社已不開，遂邀甘頤到金帶樓上去坐。甘頤坐下，吃過茶，因問道：「連日未曾領教，今蒙見招，定有所諭。」辛解慍道：「也無別事，偶因老父有個敝門人，寄了兩首詩來，不知佳否，要借重仁兄一看。」正說不完，辛祭酒也走上樓來。相見過，甘頤就問道：「令郎長兄方才說有專門人寄詩章來，聞知甚佳，不知可敢求老先生賜晚生一觀。」辛祭酒道：「詩有兩首，未知如何，正要請教。且少飲一巡，開開眉捷。」

左右送上酒來，三人促席小酌。辛祭酒因問道：「詠物詩與賦體詩，自是甘兄所長了。」甘頤道：「晚生鄙才，一例涂抹，實不知孰短孰長。至於詠物賦體，不瞞老先生說，一任粗俗，構思文雅；縱然奇險，落筆恬夷，惟舍妹略有可觀，晚生實不及也。」辛祭酒道：「詩一也，令妹為何獨擅於此？」甘頤道：「舍妹弱女，無所應酬，凡有題，非詠物即賦古耳，故拈弄尤慣。」辛祭酒連連點頭道：「甘兄之論是也。」因袖中取出四首另抄過的稿兒，遞與甘頤道：「甘兄請看此四詩做得何如？」

甘頤看完，不禁大驚大訝起來，只是睜著眼看，再不開口。辛祭酒因笑問道：「甘兄為何驚訝，莫非此詩做得不佳？」甘頤道：「詩好不必言。但細看其筆墨來去，口角吞吐，引徑入古，化腐為奇，確似舍妹的手筆。只是飛無翼，遞無郵，如何得能到此，真奇事也。若舍吾妹，再除去老先生閨秀，恐天下再無此拈花擺柳、脫兔猶龍之筆。乞老先生教之，破我疑城。」辛祭酒因大笑道：「此是抄稿。甘兄既看不出，還有個原稿在此，甘兄或者認得。」隨取出兩張原稿，並付與甘頤。甘頤看了，又大驚道：「果是舍妹親筆。但此二紙，乃公門招詳所用，非題詩箋簡，又緣何到此？事有可虞，莫非家下遭甚雀角之變？」辛祭酒道：「甘兄不必多疑，看此便知。」因將王知縣的書字，盡付與甘頤細看。

甘頤一一看明，方感歎道：「原來有許多緣故，若非王父母廉明仁愛，則老母與舍妹俱受大害矣。且不獨保安，又為舍妹牽千里外之紅線，且又不獨垂憐舍妹，又為晚生暗逗三生之一笑。雖天地之生育，父母之造就，不過如此。此恩此德，何以為報？」辛祭酒道：「為民父母，而肯留心人才政事如此，實亦難得。令妹之事，前日奉求，已蒙慨允，即當納采。因道路迢遙，無一相知去為月老，故猶豫至今。不意天緣輻輳，敝門人無因無緣，忽千里外現身月老，真奇事也。今特遣來差到此，要學生納聘，以待甘兄之歸，實不知學生早已叨甘兄之愛矣。當此天意人情兩相和合之時，若不早結絲蘿，是自誤也。我學生意欲擇一吉日，敬歸玉鏡於甘兄，不識甘兄以為何如？」甘頤道：「此初意也。初時兩無憑據，故欲草草借江皋一縷可係雙足，今既有王父母一番舉動，朱陳秦晉，已昭然耳目。老先生公卿幣帛，閱閱筐箱，何不容晚生湊歸，拜受於家，以為宗族閭里之榮。若仍前議，似非宜矣。敢求老先生裁酌。」辛祭酒道：「甘兄所論，最為有理。但只恐甘兄尚有事留此，焉敢為小兒之姻，匆匆促其反駕。」甘頤道：「晚生留此，不過癡腸癡想，妄思秣馬秣駒。今留此，眼看金屋，既不敢開孤寒之口；心醉玉人，又難消反側之思。故日居月諸，久淪於此，實非有他圖也。然而此情此苦，惟有天知，故無門可告。今不意王父母仁慈愷悌，轉因舍妹憐及晚生，則是晚生一線之機緣，實在王父母。故急欲歸訴懇歇，以求重念。況且秋闈在邇，又恐老母倚閭，亦不敢再留。歸心已動，故老先生下聘盛儀，敢言歸受。」

辛祭酒見甘頤年少多才，久必中金屏之選，只因女兒再三叮囑，故縮口不開，然而心中惟恐有失。今見甘頤隱約說及此事，又細述苦情，便忍不住說道：「甘兄所思之事，我學生久已有心，但機尚未動，時尚未至，事尚未可，故忍而不言。甘兄歸去，幸努力功名，此姻自在，我學生斷不食言。」甘頤聽了，不勝之喜，因離席向辛祭酒大拜了四拜道：「感蒙不棄，肺腑謹銘，誓當取捨青紫，斷不敢有辱門楣。倘臺台望，從此再不敢復傍門牆，早晚即當行矣。」

辛祭酒見了，也自歡喜，因答禮，復邀入席道：「才之遇才，甚是繁難，既遇安敢復失。小兒之姻，已蒙惠諾；甘兄之願，學生斷償。異日才美雙雙，可謂兩交婚矣。」甘頤道：「愚兄妹終身，已決於老先生一言之下矣，更有何說！」二人說得投機，放量歡飲，只飲得酣然而別。

別過，辛祭酒寫書細述其事，回復王知縣。就說甘頤即歸，求他行聘。又添上些禮物答他，打發來差回去不題。

卻說甘頤見辛祭酒自露口風，喜得如狂，竟眉歡眼笑來見黎青道：「卿料事果有三分，快取酒來謝你。」黎青見他歡喜，因問其詳。甘頤遂將妹子做詩的事，並王知縣作情的事，並王知縣書末帶及為他求辛小姐並自婚姻的事，又並辛祭酒面許之事，俱從頭至尾細細說了一遍道：「果是又生枝節！果這枝節生得甚好，一一皆為卿料著，卿真慧心人也。但慮此後之事，不知竟是如此，還有變更。」黎青道：「以妾料來，意中之事，亦已定矣。倘有變更，恐在意外。」只因這一料，有分教：優裝才子，婢學夫人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兩交婚小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